

## 第一章 聖母與聖嬰

蘇德豐神父針對聖母主題創作了不少精彩作品，聖母瑪利亞全名『The Blessed Virgin Mary』榮福童貞瑪利亞或簡稱 BVM，是耶穌的母親也是信徒的母親，是服從與忠貞的典範，而她為耶穌所做的一切犧牲更是迄今普世母親的主要形象之一。此次介紹蘇德豐神父以此為主題的三件作品，每一件作品都展現出聖母的慈愛與聖嬰耶穌的純真可愛，同時也將當時的臺灣社會風景融入其中，留下珍貴的時代軌跡。

### 作品一

作品名稱：《愛》

材質尺寸：織品拼貼畫作

創作年代：約1980年後

保存地點：高雄市小港勝利之后天主堂

---『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加福音I：46-55）



## 一、形式風格

### (一) 以圖入字---『愛』

這一幅大型拼貼畫作利用廢衣料裁下的碎布拼貼出一幅顏色瑰麗、充滿生命力的畫作。一眼看去很明顯可發現這是『愛』字的中文書寫，透過剪刀裁剪出的白色、橘色、紅色、藍色等布料化身色塊，材質則從棉布、化纖、毛呢到蕾絲等不一而足，拼貼出一幅色彩鮮豔熱情奔放的立體畫作，饒富巧思與趣味。

畫面中的『愛』字，蘇德豐神父利用圖像取代了文字的書寫，原本『愛』字中的『心』字一撇成為聖母的飄逸及地的衣袍，右上一點則成為聖母低頭俯視襁褓耶穌的象徵，剛出生的耶穌躺在架高的搖籃上，小搖籃置放在木支架上，整個畫面正好形成中文『愛』字的圖像。

古文字『愛』最早見於戰國時，原來的小篆寫法其字形很像一個人雙手捧著『心』，看似嘴巴張得很大，好像在訴說心中的愛意。『愛』字中，『心』字置於其中，象徵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深厚感情，是『愛』的本義。如今的『愛』也廣義到除了指男女情愛以外，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包括親情、友情等也是『愛』的內涵。『愛』字古、篆、隸、草、行、楷各時代字形之筆勢構形的特徵多有雷同，但蘇德豐神父以圖像入字，以其本身為一位非中文使用者，更顯示出其創意以及在中文上的造詣（蘇德豐神父精於書法，亦有不少中文書法作品並協助編撰中文聖經本等，在此礙於篇幅無法一一詳述）。



中文『愛』字的演變過程

在蘇德豐神父的這幅創作中，聖母頭戴著水藍色頭巾，頭上的黃色光圈與耶穌頭上的黃色光圈相輝映象徵兩人的宗教地位，利用舊衣棉布裁剪的白色長袍寬袖微微向上，似在托著搖籃底部，而聖母的寬裙擺左側向下垂地，右側則略往上跨，呈現正在以腳輕推搖籃支架的連續動感。聖母以手輕拖著搖籃底部穩穩地保護著搖籃中的聖嬰，謹慎又小心，象徵純潔的白色衣袍做為主視覺焦點，而聖嬰則裹著粉紅色底圓點襁褓，活潑的圓點設計加上鮮豔的顏色給人純真可愛的觀感。聖母俯視，聖嬰則是臉部向上望著聖母，儘管蘇德豐神父未刻意加上五官面容，但同樣令人感受到深刻的母子之情與溫馨情感。



## (二)耶穌誕生與三王朝拜

耶穌誕生於馬槽，一般宗教畫作多以牧羊人探望或是天使環繞以及三王朝拜送禮為主題，來呈現耶穌誕生時的歡樂氣氛。蘇德豐神父的這幅創作結合了中文文字，及三王認定聖嬰誕生所獻上的三樣貴重的禮物。此幅作品畫面中人物雖只有聖母與聖嬰，但透過華麗裝飾的寶盒與香爐等物件，傳達出萬眾歡慶迎接耶穌誕生的喜樂慶典氣氛。

蘇德豐神父利用類似馬諦斯剪紙藝術色塊拼貼技巧，以裁剪下的碎布及各類型織品呈現三寶的樣式，更巧妙地以原廢布料上的蕾絲花邊及厚度不一的材質變化出華麗組合。下方三寶中，最左側的香爐上面刻意以藍色的條紋布料拼貼出香煙裊裊的動感，更特別的是香爐兩耳為中式螭虎耳樣式，此爐與他曾駐足停留過的臺南菁寮聖十字教堂中陳設的中式香爐頗神似，重現當時臺灣教堂中常見的中西文化合併的拼貼感。三寶中間那只橘黃帶一點灰的水瓶，略往前擺，凸顯三件寶物視覺平衡的距離空間，而最右邊的錦盒直接以舊布料上原有的鏤空蕾絲做出金黃色華麗紋飾樣式，妝點出內有寶物的貴重氛圍。



耶穌誕生後馬太福音記載有東方博士去探訪聖家族，三位博士們跟著東方的一顆星跟著去尋找猶太人的君王，聖經中這些博士是賢人或占星家，但傳統宗教畫作中常見的形象則是衣著華麗且大批僕從隨行名門豪貴。博士們的探訪也具備第一批認出耶穌的非猶太人的宗教意涵，是世俗權力已向神力屈服的象徵。博士們所奉獻的禮物是黃金、乳香與沒藥，這些東西都是他們家鄉的特產，也是最高貴的物品。黃金是獻上君主的珍貴禮物，乳香是一種香料，特別用於敬拜神的香料，沒藥是用於塗抹屍首的藥物，象徵對耶穌未來的一項隱喻。



菁寮聖十字教堂中式香爐

## 二、相關的《聖母與聖嬰》圖

教堂裝飾藝術從西元300年左右先從建築本體開始，西元500年為了裝飾教堂宣揚教義或美化建築物，開始以瓷片鑲嵌壁飾，其中拜占庭壁畫出現大量的聖母題材畫面，12世紀開始以彩色玻璃附屬於哥德式建築中，13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又開始出現大量的聖母題材畫作。

在這些宗教畫中所使用的材料依照創作者而有所不同，但在顏色的運用上卻多會遵照聖經中的描述來繪製創作。聖母畫作的形象通常是藍色外袍，內著紅色絲質長袍，在礦物彩的顏料中藍色通常來自青金石，貴重與珍貴的顏料越多，委託製畫的家族透過這樣的主題越能顯示財富與身份地位。藍色也象徵天空的顏色代表神聖的愛，紅色代表熱情與愛，也是血的顏色。金色鑲邊是亮光的顏色，也與白色雷同代表純淨與純潔。白色百合花是聖母瑪利亞的主要象徵，代表純潔與童貞，有時也會轉為鳶尾花形與玫瑰花，代表三位一體象徵與美麗。



華布里亞諾的「東方三博士禮拜」( Adoration of the Magi, 1423)

聖母懷抱聖嬰加上三位博士帶著禮物的宗教畫主題通常組成「三王來朝」的焦點畫面，在此謹以三幅最具時代代表風格作品加以介紹。十四世紀畫家華布里亞諾 (Gentil da Fabriano 1370-1427) 熱衷於將聖母題材繪畫，以金色為主調讓畫面金碧輝煌呈現華麗與莊嚴。「東方三博士禮拜」畫作中，來自東方國度三博士分別代表青年、壯年、老年的人生三階段，這些穿著華麗的佛羅倫斯貴族們帶來隨從與禮品，在星星的指引下來到耶穌降生地伯利恆。聖母左手拉著胸前的外袍，右手抱著耶穌，向膝前下跪的老博士前傾身子，充滿慈愛關懷。老博士情緒激動地以左手扶地、右手輕托耶穌的小腳，感動且衷心臣服的情緒溢於言表。三博士手中的三寶外觀皆為鏤空招金絲同款，一有杯腳如聖杯款，兩款如同裝飾盒，設計精巧華麗。有趣的是站在聖母身後的兩名接生侍女迫不及待地打開老博士獻上的禮物，眼神專注面露微笑看得出來充滿好奇，為這份華貴的禮物感到歡喜與愛不釋手。

1504年杜勒 ( Albrecht Dürer ; 1471—1528 ) 的「三博士來朝」，描述三王來到馬槽旁朝拜聖嬰與聖母，透過聚焦且壯闊的氣勢呈現天上人間對耶穌降世替子民背負十字架承受苦難的頌讚氣氛，華麗且熱鬧。其中三王獻上的三寶-錦匣、熏香爐、與聖瓶被謹慎小心地捧在手上。耶穌降生之後，隨著天上星宿的指引，東方三博士向聖母子進獻黃金、乳香、沒藥等禮物，杜勒有別於當時常見的大量隨從簇擁的華麗大場面，強調三博士對新生兒耶穌的信服與崇敬，捨去了龐大的隨行隊伍的炫耀失德場景。畫面中三博士衣著華麗，具有異國風情，他們手裡拿著禮物，摘掉了帽子，排隊向耶穌獻禮。

杜勒刻意讓聖母和耶穌身穿簡樸衣著與高貴華麗的三博士們形成反差，聖母神情溫婉慈祥，耶穌坐在聖母膝上，活潑可愛，後方簡陋農舍裡也有著一對牛母子，產生對應效果也寓意在這種環境之中，聖母和耶穌如同凡間一對普通的母子。耶穌面前跪著的是鬍子花白的老博士，雙手獻了一盒象徵王者的黃金，神情虔誠恭敬，耶穌則是伸手向前，將盒子抱在懷裡，表達接受並同意敬拜的意涵。第二位中年博士披著綠色披肩金髮垂肩，與杜勒標誌性的髮型相似，有一說這也象徵他本人對信仰的虔誠，而他手中拿著一個做工精緻的容器中裝著乳香，象徵耶穌的神性。第三位博士是位披上絲質藍色披風、歐洲精緻服飾打扮的黑人青年，手中應是沒藥，象徵耶穌的殉道。畫中出現異膚色人種形象在當時畫作逐漸成為常見的象徵，寓意無論是黃種人或黑人都已經具備了被耶穌認可，能進入天堂的平等身份。



杜勒的「三博士來朝」 ( Adoration of the Magi,1504 )

17世紀的荷蘭畫家布魯馬特 ( Abraham Bloemaert,1564–1651) ) 在他的「賢士來朝」 ( Adoration of the Magi , 1624 ) 畫中彎腰俯拜的長者手持放滿金幣的金杯代表權貴，後面年輕的黑人則手持香料代表神性、另一位棕色皮膚中年賢士手持黑色方盒則被視為死亡的象徵。這三名老者同樣代表歐洲、非洲、亞洲的世界觀，表達了虔誠教徒對於宗教救贖世界的期盼。

布魯馬特在人物的情緒表達上展現出自身對於信仰的虔誠與認知，左側的聖母蹲坐斜倚著馬廄，眼神只專注地看著手中抱著耶穌，對於身著華麗前來拜訪的三人似乎毫不在意他們的身份地位，身後的約瑟手持牧羊杖神色嚴肅，對於來訪者態度警戒，保護著母子二人。而耶穌露出天真可愛的笑容，伸出肥嫩的左手輕輕碰觸了跪倒在前的老博士，似乎應允博士們拜請耶穌救贖世人的請求。

三位博士手上物品分別是金杯、寶盒以及薰香爐，樣式皆為當時教堂中使用的祭祀禮器，從各個時代不同的三禮表現手法也可一窺時代的演進以及器物形制的變革歷程。



布魯馬特「賢士來朝」 ( Adoration of the Magi,1624 )



菁寮聖十字教堂聖杯



17世紀薰香爐



沒藥盒

作品二

作品名稱：《聖母與聖子》

創作年代：約1967年

材質尺寸：壓克力顏料彩繪壁畫

保存地點：臺東市聖母產院（已逸失）



白冷會僅存的舊照片中『聖母與聖子』原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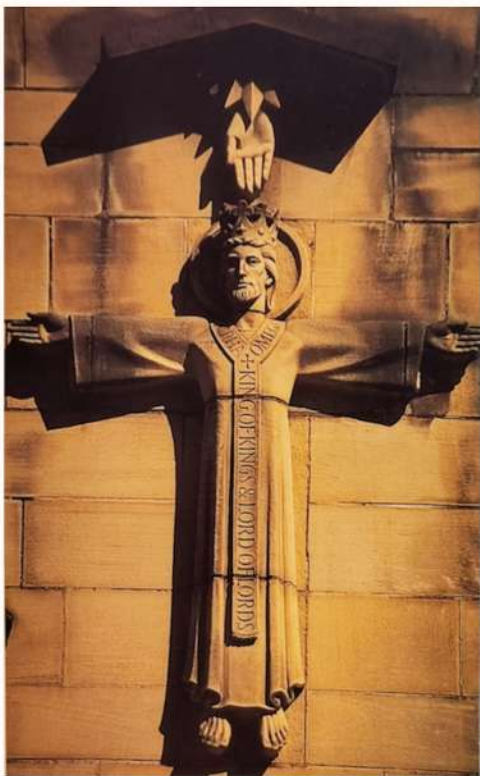
一、形式風格

(一) 立體色塊勾勒空間視覺美感

蘇德豐神父在臺東聖母產院的大型壁畫（已逸失）以橢圓形的形象，象徵耶穌來到人間，且更特別的是他以聖母的手勢環繞著耶穌，化為一個橢圓，二個正圓形以及兩個橢圓環環相扣呈現出遠近空間感，呈現立體派現代藝術風格。



從照片可見原作上還留著電燈開關，應為直接畫在牆上的壁畫。



英國西約克郡布萊德福大教堂

( BRADFORTCATHEDRAL ) 外牆上的耶穌勝利十字架

## ( 二 ) 聖經寓意凸顯聖母守護形象

畫作中可以看到耶穌小而肥碩健壯的雙腿踩在聖母的肩上，正圓中小耶穌加上聖母的上半身形成一個小橢圓，一層層包覆呈現空間變化，耶穌雙手平張、雙腳直立形成十字，宛如入胎出世之寓意，聖母雙腳則踩著一條大蛇。在聖經畫作中蛇常伴隨著聖母題材，詩篇第九十一章第十三節的譯文中：「你要踰在大蛇和虺蛇的身上，踐踏獅子和龍。虺蛇是一種有雞身蛇尾的怪物，象徵蛇王，通常出現的形象是高聳公雞冠，有著蛇尾巴和雞翅膀，會噴射致命的劇毒，和大蛇、獅子與龍同為魔王的象徵。這幅『聖母與聖子』畫作腳踩大蛇，通常也象徵著赤腳壓扁蛇或魔王的力量。

蛇在聖經故事中通常是魔王或罪惡的象徵，因此蛇被人抓在手中或被踩在腳下是象徵耶穌（或基督徒）戰勝罪惡，蛇也被畫在耶穌受難圖的十字架底下，聖母腳下踩著大蛇這樣的形象通常出現在無染原罪聖母像，代表聖母被邪惡所傷，為世人受苦，也象徵純潔、順從和救贖，在聖母馬利亞的故事中曾顯現多次德行和醫療神蹟，代表了它具有擊敗罪惡和邪惡的力量，而蘇德峰神父在臺東聖母產院的聖堂牆上畫上這樣一幅與牆面等大的巨型畫作，有著希望透過聖母的力量保佑所有生產的婦女們平平安安，小孩健康成長的祝福含意。

畫中的聖母身披藍色長外袍，側臉向上仰望，雙手亦同時高舉，撐托著挺直站立且雙手平舉的耶穌。耶穌有著金黃色的短髮，圓圓的臉龐，身穿天藍色的無縫長衣，看起來比剛出生的小嬰兒大了許多。他的手心向上，身體與雙手的姿勢剛巧呈現一個十字，這種耶穌勝利十字架的姿態正代表著開放與擁抱，在聖餐式的禱告中：『他在十字架上為我們張開手臂。』這樣的說法象徵耶穌的勝利，打敗十字架的同時也在榮耀它，西元六世紀到十三世紀這樣的形象相當普遍。

聖母外袍裏襯外翻呈現水藍色，耶穌上半身在母親的臉之後，上方的紅色圓形作為背景前後空間距離巧妙展現親子擁抱感。原作雖已消失，但從僅存的模糊照片中仍可看出整幅畫作利用立體方塊與顏色深淺的呈現立體派風格創作技巧。



菁寮聖十字教堂聖母像





## 二、直立式聖嬰相關畫作

聖母抱著站立式聖嬰的樣式，在聖母與聖子主題的畫作中並不少見，瑪薩其歐（**Massaccio, 1401-28**）目前藏於佛羅倫斯烏非茲美術館的「聖母子與二天使」的祭壇畫，聖母安座其位，前方二天使跪拜仰望，聖母手中的聖嬰呈立姿，身型圓潤可愛，右手二指置於口中吸吮顯示出稚嫩與純真，而後聖母以右手托嬰、左手輕扶肩側臉望向聖嬰顯示出慈愛之情。瑪薩其歐巧妙地以坐姿聖母、立姿聖嬰與二天使呈現正三角形的穩定感，立體視覺畫面沈靜安祥，在15世紀畫家中透過光彩與線條將觀者的目光焦點聚焦在中間的聖嬰身上，表現方式視覺效果受到達文西與米開朗基羅推崇。

馬薩其歐「聖母子與二天使」

曼帖那（**Andrea Mantegna, 1431-1506**）目前藏於巴黎羅浮宮的「勝利聖母」（1495）端坐置中，左手扶著站立的聖嬰，右手手心朝下，臉望下前方跪姿的信徒，充滿慈愛與關懷。站立的聖嬰也一併將視線望向聖母手中的方向，表情專注，右手比出手勢，站姿可愛的聖嬰成為視覺焦點，周遭的衆人也面露歡喜與疼愛。



曼帖那「勝利聖母」



曼帖那「聖母登極」

另一件『聖母登極』( Enthroned Madonna and Child ,1456-1459 ) 是曼帖那為維洛納市 ( Verona ) 聖傑諾教堂所畫的巨型祭壇畫，中間的聖母抱著站立的耶穌，兩旁與前方圍繞著小天使手持樂器彈奏，與仰望聖母與聖嬰的歡樂畫面，有的唱著聖詩、有的只是凝望但畫面充滿樂音與歡笑，中間的蛋形物體象徵著聖嬰的誕生。

20世紀的野獸派畫家馬諦斯 ( Henri Émile Benoît Matisse,1869-1954)在法國旺斯聖母堂也留下不少聖母擁抱著聖嬰的相關主題畫作，這些鉛筆素描畫筆觸簡潔有力，搭配剪紙般灑落花朵或星星展現出一幅幅的溫馨母子情，而馬諦斯刻意讓脫離聖母脫離傳統樣板的嚴肅角色，轉之以二十世紀現代藝術風格來裝飾教堂、歌頌信仰的歡樂與生為人母的喜悅及對新生兒的疼愛，展現出當時藝術家對宗教信仰創新改革的企盼精神。



馬諦斯利用藍白色磁磚拼貼的聖母與聖子畫作作為教堂立面裝飾，筆觸簡潔抽象大膽，正如同他在人生最後對信仰的追求與反思：「虔誠乃天生而成，禮教約束並非是唯一的手段。」



在蘇德豐神父留下的一組手繪稿中，也有一張類似聖母與聖嬰的草圖，目前尚未發現這張草圖用在哪一件創作上，但隨意的筆觸以及聖母俯視聖嬰的慈愛表情溢於言表，聖母的大眼以及聖嬰的濃密黑髮似乎是想呈現原住民的特徵形象，毛筆的筆觸運筆流暢自如，是一幅相當精彩的作品。

### 作品三

作品名稱：《耶穌宣講》

材質尺寸：洗石子壁飾

創作年代：1977 年

保存地點：花蓮崇德聖伯納天主堂



花蓮崇德天主堂

這件作品作為崇德天主堂外牆的洗石子照壁壁飾，儘管並非是聖母與聖嬰主題，但仍有其特殊意義。佔據整片牆面的畫中展現出世俗中「母與子」的表現以及當時台灣社會的樣貌。這幅作品描繪著耶穌站在台上宣講，包括穿著西裝戴著西帽的紳士們駐足聆聽，身穿大襟衫或長掛、梳包頭的媽媽們手上牽著孩子、背上揹著也趕來聽講，簡單的線條與當時相符的裝扮呈現社會景象。

畫面中，眾人側身仰望耶穌專心聽講，但您瞧，身著及膝長衣，綁著馬尾戴著斗笠的媽媽們摟著孩子靜靜聆聽，最左側的寶寶則在媽媽背上弓著身子像是不耐煩地吵鬧著要下來...，這些信手捻來的片段皆呈現出早期臺灣母親們又得工作又得顧子的忙碌樣貌與對孩子們的耐心及疼愛。蘇德豐神父在灰色洗石子壁上僅以挖空線條，利用黑及灰兩色呈現人物動感與故事內容，利用斜線切割形成宣講台立面，讓原本的平面出現轉折立體效果。而此畫另外在瞻曼天主堂也有鏡向相反的一幅素描壁畫，透露出當時蘇神父在物力人力皆難的現況下，利用藝術家的創意與努力以最少的时间及財力完成對白冷會教堂的裝飾，傳達堅定的信仰與對在地人民的慈愛與協助。



崇德天主堂洗石子外牆壁飾



臺東瞻曼教堂內牆素描壁畫

## 總結

### (一) 文化資產價值

#### 1. 藝術性

有關聖母與聖子的創作主題，蘇德豐神父嘗試利用各種材質針對每個教堂的需求進行創作，有別於傳統教堂的禮教束縛，他利用自身的藝術嘗試與技巧將現代藝術帶入教堂的封閉領域中，立體色塊加上線條勾勒出抽象人物造形，流露出表現主義與新客觀主義風格的影響，更延伸了盛行於瑞士、法國一帶的1950年代發起的新教堂藝術風格。

蘇德豐刻意不為創作留下任何註解或說明，但我們在田調研究過程中赫然發現從瑞士到法國南部不少抽象或立體派藝術家如馬諦斯、畢卡索等人在同一時期以宗教藝術為出發點，各據山頭在每一個小教堂內透過藝術表達對信仰的想望及反思，在臺灣透過蘇德豐神父的創作留下了類似的身影。

如今建築學者們陸續進行研究已知透過白冷會教堂建築設計以及知名建築師達興登(Justus Dahinden, 1925-2020)以及瑞士雕刻家艾伯特·威德爾(Albert Wider, 1910-1985)等人在臺灣留下的公東教堂建築主體，在歐洲復興現代宗教藝術運動中留下重要的歷史印記，如遠在福爾摩沙的公東高工在「宣教建築師協會」的背景，多次出現在瑞士1960年代的期刊與專書報導中，讓這座遠在千里之外的福爾摩沙小島在歐洲藝術史上站上一頁篇章，而教堂外觀與內部硬體設計呼應了現代宗教藝術運動的主軸，內部裝飾的宗教畫作等元素也透過蘇德豐神父展現同步精神，最重要的是這些作品因可移動及未留下文獻資料等因素已經陸續逸失或損毀，僅存的這些珍貴文物亟需保存維護。

### (二) 反映社會現象

「愛」以及「聖母與聖嬰」兩幅作品主題圍繞著慈愛與救贖，但也呼應出六七零年代的臺灣社會層面，尤其是較少工業或經濟發展的東部民衆在物資缺乏的情況下對美好生活以及人生規劃的渴望與期盼。「愛」這件作品反映出高雄加工出口區當時的重要產業發展以及原住民在辛苦的勞動工作中所渴求宗教帶來的精神慰藉。西洋教堂搭配中式香爐的情景也反映出當時西方傳教士想打入臺灣堅定的傳統信仰族群傳教時所妥協的文化融合與讓步。這些歷史的足跡拆解之後會發現蘇德豐神父調皮的創意，更常令人會心一笑，也令人不禁懷念起那段臺灣人簡單卻樸實的歷史歲月。

原繪製在臺東聖母助產院聖堂壁面的「聖母與聖嬰」壁畫目前已遭塗損，但從瑞士國家檔案局保存的照片看來，畫作與舞台牆面齊高形成另一面裝飾版，另外電燈開關也清楚可見，推估應該是相當大幅的壁畫作品。這一幅畫作反映出蘇德豐神父特別為聖母助產院所設計的象徵意義，在醫療資源不足的臺灣東部，女人生孩子正所謂應了閩南語那句俗諺『生過雞酒香，生沒過就四塊板』的警語，而聖母的堅強連罪惡的大蛇都可以戰勝踩在腳底下，手上的聖嬰更是頭好壯壯健康喜樂的模樣，應該帶給當時的準媽媽們不少慰藉與信心。